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 逸士 褚 傳 秀 學

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舉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父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自有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
 十言而七見信飽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
 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
 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
 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
 父之舉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
 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
 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
 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必
 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
 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使
 不借外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
 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直是陳久之人
 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
 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
 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
 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
 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
 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
 我情偏有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

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
 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
 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理自爾耳
 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
 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危言日出
 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危言
 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
 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為子媒必藉
 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
 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為是異已
 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
 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人而
 言之以已所重猶已言也凡此書中稱引
 古昔者皆是以者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
 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
 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為足重
 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危而已危
 之為物酌於鑄鑿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

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
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
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
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物安得而齊故
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
言不齊未足爲大齊唯言無言而後大齊
危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
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
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
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
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
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危
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譏也危滿則傾空
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
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
七見信皆局於陰陽之數不能無窮也言
出於已俗多不信故父不爲子媒而藉外
論之是謂寓言也重言如托以孔子顏回
之類言雖出於已可推重則爲者又如無

經緯本末雖者艾亦非重也學至於道斯
能先人否則陳人而已聖人之言應物當
理往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
以曼衍窮年也危言出於不言不言則萬
理自齊言則不齊矣莊子危言出於既齊
之後而齊與言言與齊皆不齊也莫若無
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孔子欲無言亦何
嘗無言言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
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
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危言之意有自也
而可有可有自也有自也而不可無可無
自也下文體此有自有然是非彼我之所
起可不可然不然將以齊彼我一是非也
而然於然可於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則
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內然可在物不在
我也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耶
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
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
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
自然之論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
不信三此世俗之見也危滿則傾空則仰
中則正日出則斜過午則昃及中則明危
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
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
父之舉子難爲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
已同爲善重者取其善者艾若年先而無德
非先也止是陳舊之人耳危言日出中正
而明和以極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
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則寓重
危言皆齊蓋以不言齊之也不言之理自
齊寓重危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
是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與言爲二
之義略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危言中正
豈有情哉無是非愛惡之情則無是非愛
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若乃謹默括
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未嘗
不言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自而然與不
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
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

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故再舉危言可久
總結前文萬物異種理自相代有形化無
形無形生有形有情交無情無情變有情
始不見首卒不見後循環莫測故曰天均
自然均平取其極分而已矣

劉鑿註水之在危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
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
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危言日出物之有際
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
天倪如草曼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
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
不為簡約矣若以寓言以祈人之合重言
以祈人之信皆有為而言言之末也則危
言者其為言之本歟

腐齋曰義危以貯酒飲之有味日出者件
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衆心也父
為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已言所以
止其爭變也借重於者艾則聞者不敢非
古先帝王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

始終期年期頤之年年先而學無所見不
足以先人所謂陳久無用之人耳曼衍自
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為言則歸
于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
一皆為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

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
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人所謂可與不
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
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固有所
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
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
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
於天地之間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
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論為
優則出智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
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
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愛世
愛民亦切矣危言解者不一夫危之貯
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

非危所能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危
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
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
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
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父不

為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
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
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
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
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
經緯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
學者之意危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
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
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
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與言

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
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曰
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
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
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

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危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云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定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謫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謫也夫以言免瑕謫猶未若忘言而無瑕謫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辨諱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而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末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譴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役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為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從心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

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譴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子未知以為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

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本則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逆立因天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為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為之意我無為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

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遠伯玉章辭同而義別遠環悟始是卒非未能自忘仲尼則行化不滯使人忘已難也始而所是隨事應變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既未是令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載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冊宜直服人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循理孰敢逆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
庸齋曰義勤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

言耳才猶性本始也謂造物稟靈者知覺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嗚即言律即法蓋利在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服其心必舍義利是非乃可使人心服無敢對立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乎敬夫子之至也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敗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為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靖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瓊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歎

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嗚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為律身為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己之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強從無先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